

●特别策划●

诸葛亮选媳妇

(电影文学剧本)

□黄河清

黄河清，中国国际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、襄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曾在《人民文学》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《记得绿罗裙》、《龙船》、《红玫瑰》、《金狗》等数十部、篇，其中，《油菜花又开了》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广播，并载入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建国三十五周年优秀小说选》，《等钱》获“华夏作家网优秀小说奖”。在法律出版社出版有文学专著《生活·冲动·构思》。近年发表三国文化论文数十篇，应邀出席“湖北精英论坛”讲学，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论著《隆中话孔明——与易中天教授PK》发行全国。现任国有湖北隆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。

茶馆里流落艺人正演唱河南坠子，坠胡、梆子、夹板的节奏，正好悠在那驴蹄点上，有妇人在唱：

片头：襄阳风情

千古荆州襄阳城。天下第一护城河。
巍巍临汉门，悠悠襄河水。官码头船舸停泊。远处有货船顺流扬帆，船工逆流拉纤。
城楼下甲士把关，人马货物上码头进城。
字幕：汉献帝建安二年，公元197年，古荆州襄阳。
襄阳城街道集市，一媒婆打扮妖艳，头插鲜花，油头粉面，骑一头叫驴，叫驴头戴红缨，蹄声清脆，正兴冲冲地经过茶馆门口。

从南阳到襄阳
汉水之滨好地方
西周建城越千年
南船北马历史长
东汉战乱不消停
黎民到处逃兵荒
逃到哪里是个头
来到襄阳把身藏
荆州刘表是皇亲
文治国喙武安邦
看荆州

东西南北有八郡
荆楚大地跨长江
过洪湖,到洞庭
江汉平原、洞庭湖畔鱼米乡
这地方数千里
处处好风光
这甲士十万众
兵强马又壮
这正是

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、能攻善守、兵家必争的锦绣襄阳
啊啊……

(可在上述动态画面定格和音乐声中依次推出片名和出品人、编剧、导演等职员表或处理在结尾。演员表分别以饰演人物首次出场字幕呈现。)

叫驴儿耳朵支楞摆动,遇黄承彦骑母驴走来,兴奋地啊呜大叫。媒婆拍拍驴脖子小声说:“闭嘴闭嘴,难听死啦!你色得狠呐,这么远就晓得是个母傢伙?”

黄承彦骑母驴走近,媒婆勒住驴正欲打招呼:“哎……”

一青年军官抢在媒婆前下马招呼:“阿承叔进城啦。”黄承彦打拱还礼。

一阵锣响路人避让,襄阳郡守王镇落桥问安:“多日不见黄先生。一向可好?”黄承彦下驴还礼:“马马虎虎”笑声爽朗。

一外来客商问绸缎庄掌柜:“请教掌柜,这骑驴绅士何许人也?为何官人见到他都下马落轿?”

掌柜:“你问他呀,他是荆州牧刘表的一担挑连襟,荆州军师蔡瑁的姐夫,家住襄阳城西十五里黄家湾,乃沔南名士黄承彦也。”

客商:“乖乖!难怪这么牛皮哄哄的。”

叫驴转身跟上母驴,媒婆一边拽缰绳一边招呼道:“哟——这不是黄老爷吗!黄老爷万福!”

黄承彦问:“我们认得吗?”

媒婆说:“哟,您真是贵人多忘事,前年诸葛大姐出嫁,蒯祺娶亲,我们不都在蒯越将军府喝过喜酒的吗?”

黄承彦道:“哦,我记起来了,你是诸葛大姐的媒人。”

叫驴的嘴凑到母驴屁股上闻一下,不料驴嘴挨上母驴一踢!两头毛驴颠得黄承彦与媒婆都差点掉下去。

黄承彦一拍驴腕赶紧走开,甩下一串爽朗大笑。

叫驴委屈地放声大叫,还团团转地想追那母驴。

媒婆勒过驴头骂道:

“踢死你这头蠢驴!不请媒人,就想成亲,丢人现眼了吧?”

街上闲人笑看,有汉子喊:

“赵姨妈!今儿又到哪儿去骗酒喝啊?”

媒婆笑骂道:“放你嫂嫂的屁吧!老娘今儿是为相国牵线,帮将军说媒,你管得着吗!”

那驴放个屁。

路过的人都笑着捂鼻。

集市热闹,襄阳富裕:花花绿绿的,是抖开的绫罗绸缎,在柜台上一卷卷打开来,掌柜的用汉尺量了,指甲壳尖尖如刀,一划,撕,撕!公子哥交银子,掌柜的找两枚铜钱,公子哥手一挡:不必。

买鱼的小媳妇就没这么阔气了。她蹲下摸那大木盆里养着的襄河大鲤鱼、大鳊鱼,鱼儿蹦跳,溅她一脸水,她用衣袖擦把脸,踢踢盆子咕叨几句,去买旁边老汉的小鱼。她摸摸小鲫鱼,捏捏小刁子鱼,选了一秤盘让老汉称,还趁机偷一条小鲫鱼,眼睛却盯住那秤杆看。那秤杆已旺得挂不住砣了,她似乎还不太满意。

大大小小的米箩筐和米袋子,当街摆了一溜趟儿。这米,有胖的、有瘦的、有白的、有红的。卖的不忙,买的不急。

热气腾腾的,是熟食摊,不少襄阳人自古喜欢当街坐小凳上小桌前,喝那米汤样的黄酒,吃一碗牛杂辣面。干力气活的汉子,还喜欢吆五喝六地划上几通拳,那些卤制的羊脸、猪尾、鸭脖子之类,正好凑得酒兴。

媒婆经过熟食摊,正在切卤菜的老汉招呼道:

“哟赵姨妈!我这有刚出锅的热牛鞭,来两根吧?”

媒婆道:“我呸你个老扒灰的!你儿子不是出门做生意去了嘛,你留着和你儿媳妇晚上宵夜啊!”

一个喝黄酒吃牛杂面的老汉,幸灾乐祸地用手指点那挨骂的老汉笑道:“叫你高兴!”笑翻了小凳,四脚朝天倒在地上。划拳的汉子们笑得喷黄酒。

杂货铺里,蓑衣、斗笠、草鞋、草帽、鱼网、勾线、夜壶、尿罐……一应俱全。

媒婆骑驴转一个角,是一条文化街,业主们正慢悠悠地开铺子卸门板,什么“荆州古玩”、“襄阳字画”、“南阳玉器”、“战国陶器”、“汉江棋社”、“儿童学堂”……学堂里传出儿童朗朗读书声:

“子曰: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……”

媒婆骑驴至行人逐渐稀少处,是达官显贵所住的荆州街,一幢幢汉代士族府第式建筑。

一、蒯府说媒

媒婆骑驴走到挂“将军府”门匾、门口蹲石狮的府第前,下驴,问两个执戟站岗的兵士:“敢问军爷,蒯越将军近

日可好？”

兵士甲横戟挡住媒婆，问：“你有啥事！”

媒婆手一拍：“哎哟，凶巴巴的做啥子！我你都不认得啦？”

兵士甲道：“你谁呀你！”

媒婆：“我是你家蒯祺少爷的大媒人，前年还在这府里坐过上席的，你忘了？”

兵士甲翻眼睛想，兵士乙道：

“大娘，蒯祺少爷已经出任房陵太守。要找，您到房陵去，请吧。”

媒婆：“我不找太守。我找得是太守夫人，诸葛玄的大侄女，诸葛孔明的大姐诸葛贤！”

兵士乙：“少奶奶不住将军府，你到隔壁西院去求见！”

媒婆牵驴转到隔壁西院，口里嘀咕道：“他娘的个腿也，都说这有钱有势的门路多，这门就是多！”

西院府第门口没有石狮，只有石阶石鼓。门口把门的是两个小厮，媒婆在门口树上系驴，小厮甲跑下石阶道：“唉唉唉，你找谁？赶紧把这畜牲牵走！”

媒婆道：“你晓得我是谁？”

小厮甲上下打量道：“不认得！”

媒婆道：“我是荆州牧刘表蔡夫人的亲戚的亲戚，南门外习家姨太太！”

小厮甲笑道：“拐她妈的这么多弯，就是个习家的偏房姨太太！你干啥呢，‘姨太太’？”

媒婆道：“姨太太咋啦？好歹也是半个主子！你小子不就一个奴才？赶紧报你家少奶奶，就说赵姨妈来啦！”

小厮甲：“嘿，婆子，你又不是咱蒯家姨妈，凭什么见咱家少奶奶！”

媒婆：“你咋是个半吊子？我也是你家少奶奶的红娘啊！”

小厮乙：“喂，伙计！我们都是乡里人，莫轻视乡里人。”对媒婆道：“你等下啊，我通报了管家再说。”进了府。

媒婆对小厮甲说：“你看人家娃子多懂事，不象你，狗眼看人低。”小厮甲扭过头去不理。

管家是个白胡子老头，耳朵背，到门口问媒婆：“你是哪里的？”

媒婆：“南门外习家的？”

管家：“胡球扯！蓝员外怎么姓徐呢？”

媒婆：“嗨，我是习家二房！”

管家：“你是有点二黄。”

媒婆急得跺脚道：“我赵姨妈！”

老头气得白胡子发抖反骂道：“我操你妈！”

小厮甲拍手大笑，小厮乙摆手解释道：“少爷，少奶奶”伸俩拇指并起比划，做个牵线动作，“媒婆！”老管家一拍大腿：“呸呀！我记起来了！你就是前年，前年少奶奶过喜

事，你喝醉了耍酒疯的，对对对对，媒婆！”

小厮乙躬身有礼道：

“赵姨妈请进！”

媒婆趾高气扬地扭进门去，差点被那门坎绊个跟头，小厮乙眼快，扶住了，媒婆道：“真是她娘的门坎高！”

蒯家少奶奶厢房。

美丽端庄的诸葛大姐诸葛贤二十多岁，绣装端坐看一竹筒。婢女侍立。

媒婆扭进来说：

“哎哟，少奶奶，想死我哒啦！这两年多没见，少奶奶越发是出落得白净富贵了呀，少奶奶金安！乡下婆子这厢有礼！”

婢女捂嘴笑，诸葛贤欠欠身笑道：

“赵姨妈请坐。上茶。”

媒婆接过婢女的茶啜两口，眼睛瞅着房间摆设道：“到底是城里大户人家少奶奶住的，富贵的叫人眼花缭乱，啧啧！到处灵灵醒醒，一点都不俗气！”

诸葛贤轻抿一口春茶，说：“多谢姨妈为苦女子找个好人家。不知姨妈今日登门，有何赐教？”对婢女说：“把将军府昨天送来的点心端一盘出来。”

婢女端一盘点心来搁桌上，“请用。”

媒婆指甲尖尖染红，拈一块核桃酥咬嚼，“唔，酥！舒服！老身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！敢问你家那身長八尺、才高八斗的大兄弟孔明，如今可曾择妇？”

诸葛贤：“有劳姨妈操心！我那苦命兄弟，还不曾择妇定亲。”

媒婆：“敢问诸葛孔明生辰？”

诸葛贤：“我兄弟是汉灵帝光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子时所生。”

媒婆掐算道：“哦，今年十七，属小龙的！正当择妇娶亲。”

诸葛贤：“可我这孔明兄弟，性子倔强，现在不求闻达，硬要到隆中种地。象样人家的女子，谁愿嫁种地之人？”

媒婆：“这话您就是蒙老身啦！天下哪有这样的种地人！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，泰山郡丞诸葛珪之子，花得起黄灿灿的金子，买得下隆中那风水宝地和一百多亩好田，还有您们两个姐姐家拔一根汗毛，也比一般人家的腰都要粗哇。”

诸葛贤：“姨妈见笑了，也就是略有节余而已。姨妈请说正事。”

媒婆拿出一份红色的生庚八字道：“这可是女方老爷亲自托老身说媒的。”

诸葛贤接过女方生庚八字，点头道：“唔，姑娘叫许雪，属小凤的，我兄弟属小龙，龙凤呈祥，大吉大利！不知是什么门弟？人才如何？”

媒婆道：“家住襄阳南郊寇盖里。这寇盖里，从北方避乱荆州的官僚老爷就有数百户。这许家呢，算得上寇盖里首富！”媒婆又看那点心，缩手缩脚有点不好意思。

诸葛大姐笑道：“您再吃，尽管吃！”

媒婆边吃边说：“这许家老爷叫许武，汉灵帝时做过大夫，因黄巾造反，辞官洛阳，避乱荆州。”

诸葛贤：“不知这姑娘人品模样如何？”

媒婆：“这许雪姑娘，论人品，从小读得五经滚瓜烂熟，长大三从四德敬老爱幼，那可是规规矩矩的名门千金！要说模样，真是国色天香的人尖子！这寇盖里有名谣：扬州说娇娇，东吴有二乔，荆州论美女，襄阳有二许！”

诸葛贤笑道：“看来我孤陋寡闻了。这民谣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媒婆：“您是堂堂诸葛氏的大家闺秀，哪里听得见这些街谈巷议哟！那扬州乔国老有二女，名为大乔与小乔，大乔嫁给了吴主孙策，小乔嫁给了都督周瑜。您那叫诸葛谨的哥哥，不也到了东吴么，您可写信去问，看那是怎么样的一对美女！”

诸葛贤：“这二许呢？”

媒婆：“这许老爷家有二女，都出落得天仙般美丽！大的叫许冰，前年嫁给了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，小的就是这许雪。现在上门提亲的大户，都快把门坎踢破了啦！”

诸葛贤：“那今天怎么又轮到您，上我这里？”

媒婆：“这许家看上了你家卧龙兄弟，一口咬定：许雪姑娘的婚事，在荆州，除了诸葛孔明，别人莫提！”

诸葛贤：“竟有这等好事？不知许家有何条件？比如说那彩礼？”

媒婆：“说了您不信。彩礼可以分文不要您诸葛家的。只是……”喝茶。

诸葛贤：“您老别卖关子，只是什么？”

媒婆：“只是要孔明到许家，做一个倒插门的女婿。”

诸葛贤：“原来如此，这恐怕我兄弟不愿意。”

媒婆：“这有什么不愿意？一个女婿半个儿呢。许家老爷说啦，若是孔明父母健在，孔明上不上许家门都无所谓，许家看上的就是孔明的人才。可是，您家双亲早已过世，您们两个当姐姐的也成家立业，怎能忍心让一个才高八斗的卧龙兄弟就在隆中种地？”

诸葛贤：“您有所不知，我那兄弟性格固执，他不求闻达，志愿在隆中躬耕苦读。”

媒婆：“那您这当大姐的，不能由着他的性子！俗话说啦，父母不在，长哥长嫂当爹娘。现在孔明的长哥长嫂在哪儿呢？在东吴，隔山吊水，鞭长莫及！孔明的终身大事，您这当大姐的得拿个主意。孔明上许家门有两个好处。一是可以继承许家亿万家财，今后当家作主。二是因为许家与刘荆州家是亲家。孔明娶了许雪姑娘，那就是亲上加亲。凭这

层亲戚关系，孔明要想在荆州为官做事，那还不是荆州牧一句话，小意思？”

诸葛贤站起来走动说：“呀，这事是大好事，可我一个人还真是不能作主？”

媒婆：“那您的意思？”

诸葛贤：“得问问他二姐的意思，特别是他二姐老公公庞德公的意思。”

媒婆：“哦，对了呢，庞德公那老倔巴头，可不正是诸葛孔明拜的老师！”

诸葛贤对婢女道：“传小根子，备车！”

婢女应诺出房。诸葛大姐换装上妆后出房来，在雕梁曲廊上见到老管家，说：“张伯啊，我到庞公乡！”

老管家：“黄家庄，不近啦！十五里，坐车去！”

媒婆大声解释道：“庞公乡！”

老管家：“老子晓得！黄家湾的黄家庄！”

二、踏青怀春

黄家湾黄家庄山青水秀，山寨门上横匾上书“黄家庄”，落款为庞德公书。

黄月英闺房。这是一种世家女子的书房兼绣房。丫环正用鸡毛掸子打扫那摆放整齐的书架。可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九章算术》等古书名。台案上搁着古琴、琵琶、香炉。女儿帐里挂一绣图，非花非草，却是蓝底金线所绣的星象图。

十五六岁的黄月英身材窈窕偏高，头发褐色，脸上晒有健康色，有一种自然健美，她拿本线装书，蹑手蹑脚进房门，偷偷往身后看看，关上房门向丫环春桃招手，春桃过来，她向春桃耳语，春桃笑着点头。

月英放下书，坐梳妆台前，春桃为她卸装，将她头上的金钗银簪去掉，头发披散下来，春桃用一块红绸要给她扎上，她不要红绸，春桃换一块黄绸为她扎了个马尾巴。

月英自己在架子上的铜盆里将脂粉洗净，再来换装。她脱下绸缎绣装，春桃拿出一套布衣帮她换上。她脱下绣鞋，换了布鞋，示意春桃出房门去看客厅那边的厢房。

春桃轻手轻脚偷看东厢房里的母亲蔡氏。蔡夫人正坐在房里绣荷花儿，婢女在为她捶背揉肩。

蔡夫人道：“你把那花样儿拿我再看看。”

婢女应诺，在珠光宝气的厢房柜子抽屉里翻找道：“没见荷花样儿呢。”

蔡夫人：“这才怪啦，我刚放到那儿的呀。”起身自己去找花样儿。

月英和春桃悄悄地溜出房门、溜出大门，跑进春天。

音乐起——

天蓝、云白、菜花儿黄、麦苗儿青，月英和春桃在山野花径奔跑，云雀儿欢唱、布谷声声，春天的花儿全开啦，歌声起——

[女声二重唱]

一	二
黄家湾山好水也好	隆中山好水也好
生一个野丫头娃	来一个傻大个呀
丑得是不得了	蠢得那不得了
爹骂我黄头黑面	住得是三间草庐
娘说我没有人要	耕他的两亩破地
分不清是人还是妖	早晚在山上象狼嚎
嘿，嫁不出去	嘿，诸葛孔明
自在逍遥	卧龙一条
黄花闺女心欢笑	闹得姑娘心烦恼

[歌中画面]襄阳西郊，汉水回流处黄家湾水边，燕子穿飞杨柳间。在放鸭农工驱逐下，鸭群、鹅群欢快地奔向碧绿的水湾。月英与春桃撵鸭群，鸭群大呼小叫。几只雄鹅伸长脖子，追咬黄月英。黄月英笑嘻嘻地逗鹅，转着身子逃跑，她的长发如柳丝在春风中飘扬。

月英与春桃快步行走于麦田、菜花田中野花小径，说着悄悄话儿。

[女声二重唛白]

唛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，呸呸呸！全都是鼻子栽葱假装大象，别以为我傻儿叭叭不知道！

说什么门当户对三纲五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丢丢丢！全都是摇头晃脑对牛弹琴，哪管他酸不拉叽老一套！

主仆二人追逐出黄家庄山寨门，来到春天的田野上。

[歌中画面]月英采野花儿为春桃戴上，春桃摘菜花为黄月英编花环戴上。二人说笑。

姻缘是天注定啦

牵线有月老

(唛白)想得芳心你别作梦 要求姻缘你别烧包

年少不知相思苦

情窦初开女儿娇

女声二重唱第二段歌声中，月英与春桃来到一青石上刻有“隆中”的山谷，走山道，穿茂林，经龙潭，来到“老龙洞”上面的山坡上赏牡丹。一对孔雀飞来看她，她提着裙摆逗雄孔雀开屏，孔雀大摇大摆在牡丹间漫步，就是不开屏。她和春桃去逮那孔雀，孔雀飞啦。

春桃悄悄摘朵牡丹为黄月英戴上。

“住手！”突然从桃花丛中出来两个锄园的少年，大的十五岁，是诸葛亮弟弟诸葛均。小的十来岁，是诸葛草庐的书僮兼放牛娃，名叫牛娃。声音出自牛娃口。

牛娃扛锄快步走近春桃，指她鼻子说：

“哪来的野丫头，你赔花！”

诸葛均拄锄笑看。

月英摘下头上牡丹也在一边笑看。

春桃：“你谁呀你，关你屁事，赔啥子花！”

牛娃：“这隆中的山山水水，花花草草现在都姓诸葛！我乃诸葛草庐书僮，名叫刘牛娃！”

春桃笑道：“哟——嘻嘻，还‘我乃’书僮啦。我看你就是个放牛的小屁娃子！”

牛娃：“黄毛丫头不知礼啦！”

春桃：“耶、耶！还会念狗叫句呢，再给我念两句听听，我就赔你花！”

牛娃：“说好啦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听好啦：‘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’赔我花！”春桃连声“我呸呸呸呸你！”

月英有点羞涩，又有一点恼怒，扭过脸看桃花。

春桃朝诸葛均气呼呼地问：“你！诸葛家老二吧？”

诸葛均笑眯眯打拱道：“在下诸葛均，兄弟间排行老三，并非老二，这位姐姐有何指教？”

春桃：“诸葛兄弟好家教，竟敢占我家小姐便宜。”

诸葛均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牛娃刚才所念乃《诗经》桃夭，意思是说：多么美丽的桃树啊，桃花盛开红彤彤，这位姑娘就要出嫁了，与她钟情的新郎配成眷属。这怎么是占你家小姐的便宜呢？”

春桃：“我呸！我家小姐咋法就要出嫁了？我家小姐钟情哪个新郎啦？”

月英更羞涩了，赶紧制止道：“春桃！你真是越争越吃亏，不理他们了！”

牛娃：“你赔花你赔花！”

春桃：“我呸呸呸呸呸！”

诸葛均：“牛娃算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！”捡起黄月英丢下的牡丹花给春桃，“送给你行了吧。”

春桃：“不稀罕！我才不算了，我要找你那傻大个哥哥评理去！”

诸葛均打一拱扛锄离开。

牛娃不服气地说：“不怕你恶人先告状！我家卧龙先生就在山下躬耕，你去告！”

主仆二人从牡丹园山坡上下来，走过碧绿的龙潭，走进茂竹修林之中，听那山冲水田动静。

牛鞭清脆一响，有人喝道：“得儿起！”

月英与春桃从花丛中探头，但见山冲水田有男儿躬耕。

月英与春桃轻手轻脚穿过花树、竹林，透过灌木丛，偷看这男儿躬耕。

那水牛喘着白沫，拉犁蹒跚迈步，两只八哥从水牛角上跳到水牛背上，四条牛腿蹬、蹬、蹬，两只八哥歪、歪、歪



插图：黄河清

……

握犁挥鞭的青年诸葛孔明，身高 **1.84** 米，相貌奇雅，有股英霸之气，他正躬耕陇亩。汗水，湿了他头上纶巾；汗水，滴在他的浓眉；汗水，湿了他的衣襟；汗水，在他敞开的胸前流淌。他双腿在稀泥中稳健地跋涉，裤腿上沾满了泥浆……

月英盯住孔明目不转睛地看。

她回忆：

那天春雨，孔明在黄家庄园堂屋里与黄承彦下围棋。

月英与春桃掀开房门帘，偷偷地看孔明侧影。

春桃小声道：“小姐，这家伙明明是个英俊的小伙子，咋都传说他是什么龙啊蛇的，好恐怖哟！”

孔明轻轻扣下一棋子，自信地微笑。

黄承彦侧背对着女儿房门，皱着眉头，苦苦地思索棋路。

月英盯着孔明，小声对春桃说：“傻儿叭叽的傻大个子！”

孔明抬头，他看见了黄月英羞涩的目光与脸庞。

月英赶紧放下门帘，在房里抱着春桃小声说：“哎呀，

我的妈呀，他那眼睛，看得人汗毛直竖！”

春桃附黄月英耳边说：“那是龙眼睛，把小姐的魂儿勾去！”

月英：“我打死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！”

主仆二人嬉闹。

黄承彦见孔明发愣，顺他眼扭头望：大门外，潇潇春雨……

春桃歪着脸瞅着小姐的脸说：“小姐眼睛怎么直了？”黄月英追打春桃道：“你好烦哦！”追到桃花树下。只见那桃花枝乱颤，纷纷扬扬飘下许多花瓣儿来。

孔明正在埋头躬耕，突然，不知哪儿飞来一块土疙瘩啪地砸在他面前水田里，那稀泥溅到他身上、脸上，孔明擦把脸，“吁——”地一声停了牛，抬头望去，只见满山茂林摇曳，到处花枝招展，春风鸟语，一片茫然。

月英躲在那桃花树下偷偷笑呢，她从青草中又捡起一块鹅卵石向孔明瞄准，突然听见脚步声和喊声：“先生……！”她只有罢了手。

不远处的山道上跑下牛娃喊道：“先生！您的学友们来啦！”

孔明：“在哪儿呢？”

牛娃跑到田边，手朝林中山道一指说：“那不是吗？”

隆中林荫山道上，三个青年男子正踏歌而来。着绸缎衣服、头戴冠者为崔州平、孟公威，穿布衣，头束纶巾者为徐元直。小合唱歌曰：

丈夫立天地
英雄四方起
古今多少愁
少壮不努力
男儿定乾坤
胸中万卷书
游学满经纶
纵横天下事

孔明上了田埂，就在那田沟洗脸洗脚，等学友们走近来。

月英和丫环在草地上坐下来，透过树缝看着。

徐元直最先跑向孔明，喊道：“诸葛孔明——”跑到孔明面前，当胸擂了孔明一拳道：“傻大个！真有你的。都以为你说着玩呢，你还真种上地啦！”

孔明微笑不语。

崔州平过来上下打量孔明道：“嘿，还真象那么回事！这要是再穿上蓑衣，戴上斗笠，有谁认得出，这就是名满襄阳的卧龙先生？有意思，有意思！”

孔明微笑不语。

孟公威比划道：“哎哎，听说农人的裤子是就那么一折一系，我们解开来看看！”说着动手来解孔明裤子，孔明说：“去你的！”滕腿一顶，孟公威一屁股坐倒在地上。

同学们笑。

孔明将孟公威拉起说：“今天三位来得正是时候，我耕田耕出了几条鳊鱼！”

徐元直：“今天我们可不是来吃你这大户的。公威兄有好事！”

孔明：“什么好事？”

崔州平：“公威兄即将北归，为曹丞相做事！”

孔明：“去曹操那里？做什么？”

孟公威：“是这样，蒙同族前辈向曹丞相举荐，去了量才而用。”

孔明摇头叹息道：“大丈夫既然远游，又何必再回北方，为那曹操做事？”

崔州平：“曹操是治世之能臣，而且唯才是举。我以为公威此行，必当重用！”

孔明：“曹操乃乱世之奸雄，并且反复无常。我以为公威北归，终无大用！”

徐元直：“那依你之见呢？”

孔明：“你三人都是海内俊杰，到哪里也可做刺史、郡

守！”

崔州平与孟公威齐声问：“那么，你呢？你做什么？”

孔明笑，不回答。

徐元直：“做什么？做管仲相国，乐毅将军嘛。”

孟公威：“我说孔明啊，人要现实一些！这人生苦短，青春有期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趁早为国家做点实事。”

孔明看看太阳，不语。

徐元直道：“我说公威啊，人各有志，都互不强求吧！”

崔州平：“此话有理。不说啦。咱们到襄阳聚会去！明天送公威启程！”

孔明代：“各位请草庐用茶，我换套衣服。”

同学们兴冲冲地往草庐去。

林中山道、六角井、草庐。

草庐伙房，诸葛均切萝卜丝，切得飞快。突然切破手指，他捏着手指来到草堂内。

草堂正中央神壁上挂着先祖“汉诸县侯光禄大夫诸葛丰”遗相。遗相两边对联从右至左为“淡泊明志通四海，宁静致远达九州”。横批是“诗书传家”。

先祖诸葛丰等灵位从右至左在神案上排列。

灵位后面依次有“显考泰山郡丞诸葛珪之位”“显妣诸葛六代媳章氏之位”“从父豫章太守诸葛玄之位”

一面壁上依靠着红木中药柜。

一面壁旁摆放着木工凳及木工工具等。

堂屋汉砖铺地，中间地面有坐席，坐席上摆着几案，几案上有茶具、文房四宝。

诸葛均在药柜一个药盒里取出止血粉末擦在伤口上止血，在另一个药盒里取出一块纱布包扎伤口。

孔明和三个同学进草庐，见诸葛均手伤，都较关切。

徐元直说：“咋搞的，过点细呀。”

诸葛均：“非常过细，只怪刀太快了。”

众笑。

崔州平：“兄弟，得催你哥哥赶紧娶个嫂嫂回来！”

孟公威：“就是嘛！让人家一个大老爷们家当厨娘。”

诸葛均：“我们兄弟来隆中时，大姐送一个丫环他不干，二姐选一个使女他也不要。拿我这弟弟当婆娘！”

众笑，孔明也笑笑。

徐庶：“卧龙先生，不治家焉能定天下？”

崔州平、孟公威：“正是、就是！”

孔明微笑推同学们道：“好了，请书房用茶吧。我尽快请一个使唤丫头还不行吗？”

诸葛均转忧为笑：“这还差不多”，便请哥哥的三位同学到书房用茶。

孔明书房。书案面壁上挂着汉代十三州地图，图边挂有剑、弓、弩，壁下摆有台案，台案上搁置着古琴、围棋盘、围棋、香炉等物。其余靠壁摆放木制书架，里面摆满了竹简

和古书。近处可见《战国策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六韬》、《老子》、《九章算术》、《周髀算经》、《申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管子》以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经》等繁体字书名。

书案上放着线装书《奇门遁术》和部分竹简。临座翻开的是《秦汉兵器》，从翻开的书页内容上可见弩的结构图型。

徐元直、崔州平、孟公威分别在孔明书房看图、抚琴、翻书、试弩等。诸葛亮均在沏茶。

草庐伙房，孔明看看柴堆，柴堆里有一块板子。他捡起板子磕磕灰，到草堂将板子放到木工凳上，锯一锯，刨一刨。然后坐在几案边拿了一张纸和一支毛笔，写下魏碑行书：

诸葛草庐招聘家务使女壹名，应聘者请光临面议

诸葛亮出书房拿了告示念一遍，“好书法，有进步！”

孔明：“承蒙指教！”

诸葛亮笑道：“岂敢岂敢！”

孔明：“这下中你意了吧。”

诸葛亮：“这告示挂到哪儿呢？”一边将告示贴在木板上。

孔明：“挂到山下路口乡村学堂山墙上去。”

诸葛亮拿起告示牌欲出草庐，孔明说：“你等等。”

诸葛亮：“咋啦？”

孔明：“我明儿到襄阳和同学们聚会，后天送送孟公威，预计三天后回来。”

诸葛亮：“你放心去吧。”

孔明：“两亩水田已经耕罢，你割点青草到田里沤肥。”

诸葛亮：“知道了。”

孔明：“聘用使女莫讲相貌，人品好，爱干净、能做事就行。”

诸葛亮：“记住了！”出草庐，经六角井，沿山道快步下山。

在林中花草地上小憩的春桃对月英说：“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月英看看太阳说：“这太阳怪暖和的，我迷糊一会儿！”就在那开满野花的草地上躺下来，眼睛一闭。茂林修竹的叶子，筛下阳光，洒在她全身优美的曲线上，两只蝴蝶，从草花中飞上她手里一束劳籽花儿上，月英手一动，那蝶儿飞上她的胸部。春桃扒在草地上去捉那蝴蝶，蝴蝶围着月英的脸飞了一圈，又歇在月英头戴的花环上……

突然，诸葛孔明高高地站在她面前用鞭子指着她说：“哪来的野丫头！起来！”

月英呼地一下坐起来，惊愕四顾，原来是梦。她看看水田，已不见那耕田的孔明，远远见那牛娃正骑在牛背上，在山坡放牧。她问春桃：“孔明呢？”

春桃坐在她身边吹一支蒲公英问：“谁呀？谁叫孔明

啦？”

月英脸一红，说：“回去吧！”站起来，说：“哟这腿好酸啦！”

春桃扶扶她，二人走出茂林，上了山路，月英加快脚步低头走。春桃追上来，看月英的脸，月英噘着个嘴巴，锁着眉。春桃问：“小姐不高兴啦。”

月英别过脸去说：“你少烦我啊。”

春桃：“谁惹小姐不高兴啦？是那傻大个孔明？”

月英追打春桃道：“你好烦人呵！”

出了隆中山，来到山下隆中村，经过乡村学堂，见有人围观诸葛草庐告示，一乡绅模样人拈须摇头晃脑在念这告示：

诸葛草庐征选妻妾美女数名，应征者请光临面试

有人议论道：“这山东来的傻小子这么狂啊？只有皇上能选美，他一个小小地主，咋敢狗胆包天？”

乡村教师许未之在一边背着手阴笑。

有人说：“现在这世道，哪个士族不是三妻四妾？象军师蔡瑁大人家呢，田庄、生意四五十处，婢女、小妾数百人哩！”

又有人说：“就是，人家诸葛东家是汉司隶校尉之后，尚未婚娶，选妻妾美女数名，就看谁的造化了。”

……

春桃对月英小声道：“小姐，孔明这傻大个看来也花心啦。”

月英看看告示，眯着眼对春桃说：“这么荒唐的事，你相信他会做么？”

春桃：“这不白纸黑字明写着吗？”

月英对春桃耳语，春桃笑，捂着脸直摇头，月英一揪她胳膊，春桃夸张地叫疼，月英手又伸上来：“你去不去？”

春桃：“好好，我明天去！”

三、月英受罚

黄家庄园客厅。

蔡夫人正坐着生气。月英与春桃从外面进门，见此情形，止步躬立。蔡夫人拿桌上鸡毛掸子，倒握了，抽一下桌子，指地，站起来。

春桃吓瘫跪在地上。

月英上前搀蔡夫人胳膊：“呀，娘，您生气啦？”

蔡夫人甩开胳膊：“你少来这一套，给我跪在那里！”

月英：“女儿为娘跪下，没什么不可以”，跪下，作揖，“但求娘千万别生气！”

蔡夫人：“少嘻皮笑脸，仗着你爹宠你，你翻了天了

你！”

月英：“不就到附近玩了会儿嘛，又没做啥错事。”

蔡夫人：“你还有理！一个大家闺秀，晒得黄头黑面，野成了什么样子！眨眼就不见了，一跑一上午！你野到哪儿去了你？”

月英问春桃：“我娘问你哪去了？”

蔡夫人身后婢女笑。

蔡夫人扬起鸡毛掸子，“我在问你！”

月英一手护头，一手指鸡毛掸子说：“娘，您错了？”

蔡夫人看那鸡毛掸子，“我？我错了？”

月英爬起来夺过鸡毛掸子道：“这东西您拿倒了，是这样的！”她把蔡夫人硬推在椅子上坐下，“我来替您教训女儿，啊，您千万别生气。”她自己顺握了鸡毛掸子打膝盖上的灰土，“叫你不守规矩！一下子！叫你出门不打招呼！两下子！叫你一跑半天！三下子！”

婢女和春桃都捂嘴笑。

蔡夫人拍膝：“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丫头片子！”

月英把春桃拉起来，“你笑什么笑！夫人还在生气呢！你也该打！叫你带坏小姐！一下子！叫你让小姐穿成这个样子！两下子！我叫你……娘？还有什么？”

蔡夫人手抖抖地指着女儿：“你就这样闹！娘现在真是管不住你了……”擦泪。

月英靠在蔡夫人身上，撒娇道：“别生气嘛，娘！您一生气呀，老了十岁呀。”替蔡夫人擦泪，“不哭啊，乖乖的！”

蔡夫人哭笑不得地揪了女儿耳朵道：“死丫头，你怎么比个小子还淘气啊，我问你，说实话！这一上午到底上哪儿去啦？”

月英：“哎哟！娘啊，耳朵快揪掉啦！就在附近，不远，不远！”

蔡夫人放了女儿，朝屁股打一巴掌：“不远，也不近！我听人家说，你们往隆中山里去了是不是。”

月英为蔡夫人捶背：“难为娘操心，是往隆中去了，无非是采采花儿呢。”

蔡夫人：“可能还惦记什么人吧？”

月英：“看您说的！那隆中山里，除了农夫，就是樵夫，您女儿惦记谁呀？”

蔡夫人：“前不久来我们家和你爹下棋的那琅琊小子！”

月英嘴巴一撇说：“越说越不象话啦！谁见过什么琅琊小子？谁是琅琊小子？”问丫环：“你认识吗？”

春桃直摇头：“不认识，不认识。”

蔡夫人：“不认识？就是山东徐州琅琊的诸葛孔明，那傻大个子！”

月英：“这才稀奇啦，您说的是谁呀？这个人名儿怎么是四个字？”

蔡夫人笑道：“死丫头，你别演戏啦，那天你和那小子眉来眼去的，娘都看见啦！”

月英捂了脸说：“娘！羞死女儿啦，人家只是听说那傻小子外号叫啥卧龙，偷偷看了一眼，好奇而已。”

蔡夫人：“今天也是去好奇，看一眼而已？”

月英：“天地良心，根本没想看他去。可无意问碰上了。娘，您猜他在干啥呢？”

蔡夫人：“干啥！”

月英：“耕田哩，‘得儿起’！”

蔡夫人：“他不是有一百多亩地收租子吗，自己耕田做什么？”

月英：“搞不明白。”

蔡夫人：“你没问问他？”

月英：“娘您这说哪儿去了！男女授受不亲！女儿这点规矩是懂得的。”

蔡夫人：“懂得就好！娘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现在你正当嫁龄，可千万要注意！”

月英：“那是那是。”

四、庞家议亲

庞公乡庄。

岷山下，面向农田的汉砖灰瓦大院。院门门楣上门匾“庞公乡庄”落款近看为“司马德操敬题”。

黄承彦的毛驴拴在院门外枣树上，正在马路边吃草。偌大的富豪大院。院内青砖铺地。院道一边种些桃树、李树。正是桃红李白之时。树下石桌摆着围棋。石凳上，怀抱一只大黑猫的庞德公相貌清古，正与黄承彦下围棋。

院道另一边挂鱼网拦起，喂养着成群的鸡、鸭、鹅。

诸葛二姐诸葛惠已身怀有孕，微腆肚子，正在从使女提的蓝子里拿菜叶喂家禽。

婆婆正在院内绳子上晾晒衣裳，说：“我的好媳妇喂，你可当心点，千万别闪了腰哦！”

诸葛惠笑道：“不会的，才五个多月嘛。”

婆婆过来夺了儿媳手里的萝卜叶说：“给我老老实实坐门口晒太阳去，啥都不要你做。”

诸葛惠笑道：“妈，您看，我都胖啦。”

婆婆说：“胖了富态！”

庞德公扭过脸道：“老婆子啊，中午阿承在这儿吃饭。你叫山民上街卖点活鱼回来！”

婆婆：“山民不正在用功读书吗！再说，那干鱼还有多少哩。”

德公：“老子就想吃点新鲜鱼，咋啦？”重重地扣下一棋

子儿。

婆婆：“自己好吃，还说阿承要吃。吃了早饭，就一屁股塌在那儿下棋，要买鱼不晓得自己去！”

德公：“这个死老婆子，你咕叨个啥子！”

婆婆道：“我跟我儿媳妇说话！懒得理你这个老东西。”拍拍手上菜叶，在围裙上揩揩手，进后面屋里去。

庞德公对黄承彦道：“他娘的，孔夫子说得好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！”

黄承彦道：“二老有趣，还跟小夫小妻一样斗嘴哩。”落棋子。

德公认真读这棋局，拈须。

马铃儿响声近了，黑猫睁开眼睛，黄黄的。

马车在庞公乡庄院门口停车，小厮拿脚凳、婢女扶诸葛亮下车。媒婆在院门口枣树上拴叫驴，叫驴又挣着想亲热拴在那儿的母驴。媒婆拽叫驴道：“不长记性！它踢你的。”黄承彦的母驴绕了一个圈，又向媒婆的母驴扬后蹄。媒婆指着母驴说：“好好，你狠你狠！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啊。”把叫驴系另一棵树上，跟诸葛亮进门去。

德公抬头，起身对走进来的诸葛大姐笑道：“哦，稀客稀客！”诸葛大姐行礼道：“伯父好！”见黄承彦站起来，再行礼“阿承叔好！”

黄承彦还礼：“好好！”

德公扭头喊：“老婆子啊！来贵客啦！”

婆婆与诸葛惠从里屋快步出来，婆婆笑着拍手道：“哟！早晨听到那喜鹊儿叫！她大姐这是哪阵风吹来的呀！”

诸葛惠上来捉住诸葛亮的手，说：“姐姐好狠心哪，老不来看我！”

诸葛贤摸摸诸葛惠肚子：“五个多月了吧？”

诸葛惠：“一百五十八天。”

婆婆：“快屋里坐，大姐。”望媒婆问：“这位是？”

诸葛贤：“这位是南门外习家的赵姨妈。”

婆婆：“哦，那也稀客！”

诸葛惠：“赵姨妈请。”

媒婆对婆婆说：“老大姐忘了，去年蔡帽军师的小姐出嫁，我们都在蔡洲喝过酒的呀。”

婆婆：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一喝醉了就哭着唱歌，是不是。”

媒婆：“大姐见笑了，说得人多不好意思。”说着象小媳妇那样扭。

说话间婆子媳妇们进了庞家堂屋。

院子里庞德公和黄承彦接着下棋。

德公皱眉观局道：“嘿，最近一段时间怎么老输给你？你这棋路挺野，哪儿学来的？”

黄承彦：“诸葛孔明啊。自从他来到隆中，我们每个月

都下几局。”

德公：“孔明会下棋？”

黄承彦：“孔明不仅会下棋，而且棋艺远在你我之上！”

德公：“想不到这小子在棋艺上，也是卧龙啊！”

这时婆婆在堂屋门口喊：“老头子你来一下，有大事呢，帮忙拿个主意！”

德公小声说：“一窝媳妇婆子，屁的大事”，大声说：“有啥事你说！阿承又不是外人。”眼睛不离棋局。

婆婆兴冲冲拿着许雪的生庚八字走过来说：“这可是门好亲事，是女方老爷托赵姨妈说给孔明的。”

诸葛贤、诸葛惠和媒婆也跟过来站在院里。

德公接了生庚八字看看道：“唔，寇盖里许武家的，条件倒是不错。不过，这要看孔明愿意不愿意。”

诸葛贤：“有点问题：许家想要孔明上门做女婿。”

庞德公：“咋？叫孔明离开隆中，到许家去？”

媒婆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俗话说，女婿上门半个儿……”德公一摆手说：“你莫说了，要说你当孔明说去。”

婆婆：“你就不能帮忙拿个主意？”

德公：“不能！孔明这娃子的事，只有他自己才能作主！”

诸葛贤：“您是孔明的老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再说了，孔明还是一个孩子。”

德公：“你家兄弟可不是一般的娃子。大事小事，他心中有数。你看年初，你叔父去世，你公公蒯越将军推荐他到襄阳做郡丞，他却偏要到隆中种地。现在择妇，谁知他有何考虑？”

诸葛贤：“那我们还是到隆中去，问问兄弟。”

诸葛惠：“好，我换套衣服。”

婆婆：“呀！你不能去。动了胎可是大事。”

诸葛惠：“不碍事！车好路好，还有姐呢，不碍事。”

婆婆：“那我多做几个菜等你们回来吃午饭。”

媒婆：“不要太丰盛了！七八盘子八个碗就可以了！”

众笑。

诸葛大姐、二姐、媒婆一行人出门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盘棋下完，黄承彦起身：“承让，告辞！”

德公：“等会吃了午饭再走吧，来，再来一局！”

黄承彦：“改日，改日，今日您府上有事。”出门去，到门口骑驴回去。

黄家湾黄家庄

黄承彦进屋。

蔡夫人起身：“老爷回来了。”

月英：“爹！今儿没在德公伯伯那儿混饭吃？”

黄承彦：“今儿你德公伯伯家有好事！”

蔡夫人：“啥好事？”

黄承彦接了月英从春桃手中递上的茶，喝两口，说道：

“今天孔明的大姐和习家姨婆到了庞公乡，正在为孔明择妇呢。”

月英一惊眼睛发直。

蔡夫人：“那女方是哪里的？”

黄承彦：“寇盖里许武老爷家的二小姐。”

蔡夫人：“哦，许家可是寇盖里的首富！大女儿许冰嫁给了姨侄刘琦，听说那二女儿也是个人尖子。”

黄承彦：“正是姨侄媳妇的妹妹，名叫许雪。比她姐姐还要美。”

月英与春桃悄悄回房间去，迈房门坎身子晃一下，春桃扶住。

午饭上来了，蔡氏道：“阿丑！出来吃饭！”

月英在房间答：“我有些不舒服，不想吃……”

黄承彦：“这孩子，刚才还好好的呀。怎么一下子就不舒服？你哪儿不舒服？”

闺房里，春桃答：“小姐说不碍事！您们先吃。”

月英歪在床上，面朝里偷偷哭泣。

春桃到床边哄她，她扯被子将头捂住。

蔡氏：“阿丑！你开开门。”附房门听，无动静。

黄承彦：“我去城里请大夫来！”要出门。蔡氏摆摆手，使一个眼色，黄承彦跟夫人到了房里。蔡氏说着话儿，抹泪。黄承彦急得来回走……

五、“选美”风波

第二天一早，草庐门口已有四位年轻女子等着应聘。

这四位女子中，有两名女子布衣，有两名女子锦衣，其中一位还带着一个丫环。

带丫环的胖女子眼睛斜看两位布衣女子说：

“也不拿镜子照照！麻雀也来充凤凰！”

另一位高个的锦衣女子说：“这叫啥，越穷越想逮机会咧，也想做那出人头地的梦呢。”

中等身材的布衣女子说：“银花姐，我们回去吧。免得让人家笑话。”

清瘦的布衣女子说：“偏不回去！诸葛东家是选人，又不是选衣服。你看那身锦缎，穿在猪身上！”

胖女子说：“小贱人，你骂谁是猪？瘦得跟猴子一样！”

瘦女子说：“瘦瘦瘦，有肌肉！俗，俗话说，苗条瘦女，君子才求！”

那两个富家女子笑弯了腰，高个说：“唉呀，妈地，她是一只只有肌肉的猴儿呢！”

胖女子说：“她，她说她是苗条瘦女，还君子才求，哎哟，我肚子啊……”

山道上，农民田叔引着自己的闺女腊梅朝草庐走。腊梅还牵着一个年龄与她差不多的女子。这时农民乙赶过来拽了自己的女儿道：“你丢人现眼！咱家就是饿死，也绝不攀高结贵。”

那女儿说：“我去看看！”

农民乙：“看也不行！”

那女儿捂脸哭着往回跑。

田叔领着腊梅到草庐时，诸葛均从草庐后面菜园里一手提着带叶的萝卜，一手扛着锄头上前来，见草庐院子里已来了好几位应聘者，他赶紧放下锄头萝卜行礼道：

“各位乡邻，因家务没人料理，故告示招聘使女。”他看着二位富家小姐及丫环，问道：“这两位小姐也是来应聘的么？”

这时，黄月英的丫环春桃也混在“应征”女子之中，探头探脑地看着诸葛均，又看看两位富家小姐。

高个女子说：“俺妈说，既然你们名门士族能放下架子，在乡下相亲，俺也不怕别人笑俺攀高结贵了。”

诸葛均：“听小姐口音，新野那边的吧？怎么这么远都来啦？”

高个女子：“俺也是邓县的呢，挨到新野那边的。俺妈带俺过江走亲戚碰上这好事，就和俺表妹一起来了呢。”

胖女子：“这是我表姐，她家也是做生意的，比我家还有钱！你家孔明哥哥呢？咋不出来见面？”

“两位小姐怕是误会了”诸葛均说：“我们兄弟只是招聘家务使女，并非选什么妻妾美女。请两位小姐便回。”

高个女子说：“那告示明写着征选妻妾美女呢，要俺呢？”

诸葛均说：“小姐息怒。诸葛兄弟虽为草民，但略读诗书，岂敢如此荒唐，公开违反汉律，征选什么妻妾美女！”

高个女子拽胖女子说：“咱走！看看告示上到底咋写的！”

胖女子仍不死心，问：“那家务使女又是啥条件？”

诸葛均说：“条件简单，能洗衣做饭，刷锅洗碗便成。可是小姐恐怕做不来的？”

那丫环拉胖女子说：“小姐快走吧，就是你想当使唤丫头，也得老爷同意才成啊。”

两位富家女子和那丫环都离开草庐下山。

两个布衣女子在草庐院里面面相觑，中等身材的女子说：“闹了半天，是来做饭洗衣服啊，我回去了。”转身便走了。

瘦女子问：“当佣人一年多少工钱？”

诸葛均说：“别人是六石谷粮，我们出八石谷粮。不过我看你这身段，恐怕连桶水都提不动的，你也免了吧。”

瘦女子说：“想我给你提水？我才不干呢！”气呼呼走了。

这时还剩下田叔、腊梅和黄月英的丫环春桃了。

诸葛均看见春桃，有礼道：“这位姐姐，您今天是来看热闹还是凑热闹？”

春桃：“你说呢？”

诸葛均笑笑，摇摇头，提着带叶的萝卜下台阶，丢在六角井边。

田叔帮诸葛均在井里打桶水，腊梅主动帮忙洗萝卜。

诸葛均洗手，问：“您是山下田叔吧。”

田叔说：“你还记得。”

诸葛均说：“刚搬到隆中来时，您来帮过忙的。”

田叔说：“少东家，您可能遇到麻烦了。”

诸葛均：“什么麻烦？”

田叔说：“可能有人在告示上做了手脚！”

诸葛均：“哦，难怪有那几位小姐前来！”

田叔：“我这丫头你们如果认为可以，就留下使唤。您得当心山下学堂那个许先生。”说着走了。

诸葛均对田叔女儿说：“今后家务就依靠姐姐了！”

田叔女儿：“没事没事，远亲不如近邻。”麻利地洗好萝卜跟诸葛均回草庐。

丫环春桃正站在草庐前冷笑。

诸葛均：“哟，看热闹变成冷笑啦？”

春桃：“你诸葛兄弟已大祸临头了！”

诸葛均：“哟，这么严重？敢问这位小姐，您到底是哪里的，想干啥？”

春桃：“你别拿好心当驴肝肺了！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小姐。我是黄家湾黄家小姐的丫环春桃。”

诸葛均：“失敬失敬。昨日多有得罪！自从我们兄弟姐妹流落荆州，多得黄家老爷关照！”

春桃：“我不跟你多说了，你记住，到时候对薄公堂的时候，可要咬死，家务使女实际已经初选二名，一名是我春桃，还有一名就是这位田家姐姐。”田家女儿说：“我叫腊梅。”

诸葛均：“没这么严重吧。对薄什么公堂？”

春桃：“你干得好事，公开张贴告示选美！”

诸葛均：“哪有这等事！是招聘使女！”

腊梅：“我都亲眼看见了！”

诸葛均：“那肯定是被谁改过了。”

春桃：“那你还不快去将那告示揭了，到现场去解释！”

诸葛均一听，赶紧跑下山去。春桃对腊梅招呼一声“你忙吧，”离开草庐。

腊梅说：“妹妹有空来玩啊。”然后麻利地打扫草庐院落。

诸葛均在乡村小学揭下告示，向乡邻解释，乡邻们笑着散开。

太阳落山，晚霞迷幻。夜幕降临，山色沉重。

灯下，许来之写信，阴笑。

襄阳城远景，红日初升。近景，襄阳郡府。郡府大堂。襄阳太守王镇看罢举报信，拍案而起。

四军士骑马奔向隆中。

草庐，诸葛均不愿束手就擒，推了军士一下，那军士的马鞭抽在诸葛均脸上。另一军士对打人的军士说：“他是蒯越将军的亲戚”，又对诸葛均说“我们也是公事公办”，诸葛均再不挣扎，被押解襄阳。

襄阳城，荆州府。府内大堂。

襄阳太守将举报信给荆州从事宋忠看。宋忠看后呈荆州牧刘表看。

刘表令人请来将军蒯越、军师蔡瑁商议。

蒯越一脸凝重，思考什么。

蔡瑁幸灾乐祸，说：

“我马上派人把孔明找来对实，不就结了案么？”

蒯越说：“不劳军师费心。我派人去找孔明。”

蔡瑁：“也好，孔明正是您儿媳的弟弟，您这叫大义灭亲，佩服、佩服！”

蒯越一语双关说：“军师见笑了！”

孔明与徐元直、崔州平回荆州，刚从樊城过渡到襄阳，孔明上岸即被军士带走。

孔明与诸葛均同牢。诸葛均哭诉，孔明微笑着劝慰。

诸葛贤正在牢房外面给两位弟弟送饭。诸葛惠也在婆婆陪伴下，挺着个肚子在探监。姐妹相对拭泪。

孔明微笑劝慰道：“大姐、二姐，有道是：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这不过一场闹剧，一个误会。没事的。”

襄阳公堂，公开审理孔明兄弟选美案。

主审为太守王镇，陪审有宋忠和司马德操。

诸葛大姐、二姐、黄承彦、黄月英、春桃和崔州平、徐元直以及众百姓在一边旁听。刘琦和夫人许冰、姨妹许雪也在旁听。

田家女儿过堂陈述：“我就是隆中山下诸葛东家的佃户田家的女儿，名叫田腊梅。我作证：诸葛东家其实是找做饭洗衣的佣人，不是选美。”

太守：“你这些话，谁又可以证实呢？”

黄月英丫环春桃上堂作证说：“我就可以证实。诸葛草庐选使唤丫头，我也去了。我是黄家庄园黄月英小姐的丫环，名叫春桃。”

太守朝观众中寻望，“黄老爷在吗？”黄承彦答在。

太守：“敢问黄承彦先生，这位女子真是你家小姐的丫环？”

黄承彦笑嘻嘻走上前来说：“正是。”

太守：“阿承先生一向待人宽厚，这丫环在贵庄干得好的，为何跳槽要到草庐去当使女呢？”

黄承彦：“这你问她。”

春桃：“回大人话：老爷待人宽厚，可夫人待人严厉，我前不久出门耽搁了一会儿，夫人便用鸡毛掸子打我，所以我想离开黄家。”

宋忠：“诸葛孔明！那这告示白纸黑字，明写看要征选妻妾美女数名，又当如何解释？”

孔明过堂回答：“我可将原文写下，请明眼人辨别笔迹。”

太守：“文房四宝侍候！”

孔明写了原文。衙役将改过的告示并列原文放好。

宋忠请司马德操辨认。

司马德操：“此字有诸葛丰遗风，书法刚柔并济。这副为篡改之作，有形无神，并且所改几字，颇象原学业堂弟子许末之字迹！”

太守：“传许末之上堂！”

许末之被押上堂。

宋忠：“你为何篡改告示，诬告孔明，从实招来！”

许末之大义凛然：“我就看不惯他诸葛孔明，嫌官小了不做，到隆中耕地做秀，还野心勃勃地自比管仲、乐毅！他算老几！”

“所以你就要制造事端，诬陷孔明兄弟？”太守问。

“我敢作敢当！”许末之说。

太守：“叫他画押”。

许末之画押。太守与宋忠等商议后宣判：

“许末之篡改他人招聘使女告示，蓄意诬陷他人，制造事端，重打二十大板，收监——！”“诸葛均无罪释放。”转而对孔明道：“诸葛孔明受了不白之冤，还望见谅！”

孔明：“太守也是为了国家法令。不过，孔明有两点请太守考虑。”

太守：“请讲。”

孔明：“一是请太守考虑许先生乃初犯，二是念及许先生三年不求闻达，坚持在乡下教导儿童，请网开一面！”

众人为孔明的大度鼓掌。太守说：“难得卧龙先生豁达，我们再会议一下！”诸葛姐妹相视而笑。孔明兄弟释放，孔明对诸葛均笑道：“还选美女不？”有几位年轻貌美的小姐偷看孔明。

美女许雪一直关注孔明，含情脉脉，并对她姐姐许冰耳语。姐姐许冰笑着用手指头羞她的脸蛋。

徐元直和崔州平走近孔明兄弟，徐元直见诸葛均脸上有鞭打伤痕，问：“怎么还挨打了？”诸葛均说：“刚抓我时，我推了官兵一下，就挨了一下。”徐元直说：“这一下应打在他孔明身上！”崔州平说：“这荆州太拿士族子弟不当回事了！”孔明无语。元直、州平辞别。

孔明走近两位姐姐有礼道：“连累两位姐姐操心了！”

诸葛贤说：“叔父生前常说。君子独善其身。大兄弟要

好自为之。”

孔明：“大姐教诲的对！”

诸葛惠：“三天前，大姐和我到隆中找你，你走了，好事没说成，倒闹出个选美的怪事！”

孔明：“啥好事？”

诸葛贤：“帮你择妇相亲。”

孔明：“相亲是好事，但要有缘分。”

诸葛惠：“寇盖里许武老爷家二小姐配你如何？”

孔明：“就是那个汉灵帝时买官当大夫的许武吗？”

诸葛贤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许雪姑娘才貌双全！”

孔明：“这亲事推了！两位姐姐。我现在不考虑这事。”

诸葛贤：“你去年这样说，今天又这样说！你到底想选个啥样的啦？”

孔明：“那凭缘分，看天意。”

诸葛贤对妹妹说：“你听他这话，真叫人听得晕不拉叽！”

诸葛惠：“你心里是不有啥人啦？”

孔明微笑不语。诸葛均踮脚面对面向孔明挤眼。孔明一下捏住诸葛均鼻子。诸葛均瓮声瓮气地叫唤。“唔，鼻子！”

大姐、二姐相视一笑，分别从马车里和轿子里各拿出一双新鞋来，兄弟二人接过新鞋高兴得不得了，抬脚下旧布鞋，比试新鞋，看得见兄弟俩旧布鞋前头已破。

六、孔明挨训

襄阳西门，诸葛大姐坐马车、二姐坐轿与孔明兄弟分手。

孔明兄弟刚出西门不远，刘琦骑马追上来，下马说：“家父有请卧龙先生！”孔明将新鞋递给弟弟拿走。刘琦让孔明骑马，孔明让刘琦骑。刘琦只有牵了马和孔明一道步行至州牧府。

“州牧府”门匾红底金字。门口有威武石狮和四名站岗甲士。

门内对站两门人。一门人快步出门接了刘琦的马牵走。

孔明与刘琦穿过深庭大院，来到书房。

刘表正坐在偌大的书房里写书。

孔明拜道：“草民诸葛孔明拜见州牧大人！”

刘表站起来说：“这孩子！什么草民。你应该说：侄儿拜见伯父才对。坐啊！”

孔明：“伯父教训得是。”在一软凳上双手扶膝坐下。

刘表：“唉，我和你叔父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你父母过世早，今年正月你叔父也不在了……我一直拿你们兄弟姐妹当自己的孩子。”

孔明：“侄儿心存感激！自避乱荆州以来，多谢伯父大人操心照顾！”

刘表：“唉，我平日事多，照顾也难免不周哇。让你现在成了这副样子。“看孔明脚下的鞋，”还闹出一个选美案来！”

孔明低头不语。布鞋破旧，脚拇指正顶破鞋袜，探出头来，他脚不自在，面带羞涩。

刘表：“我问你：许老大夫家的二女儿的许雪这门亲，你看咋样？”

孔明：“我已经推辞了。”

刘表一拍桌子道：“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！许老大夫家的大女儿，能嫁得我荆州牧的长子！二女儿怎么就配不上你这琅邪小子！”

孔明：“州牧大人容禀，是草民一介布衣，配不上许老爷的千金小姐！”

刘表：“你给我少扯淡！俗话讲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儿女婚姻，本应父母作主。可你父母与叔父已故，哥哥远在东吴，两个姐姐现在又管不着你。这个事，我看在和你叔父多年交情上，亲自给你作主：你明儿赶紧买了彩礼，带上你的生庚八字，到许家去相亲！”

孔明拜道：“我知道伯父是在抬举侄儿，但侄儿实难从命。况且侄儿话已出口，覆水难收。”

刘表：“你的话已出口？你的话算个屁！我问你，你认为找个什么样的女子，才配得上你？”

孔明：“只要不是什么官家小姐，一布衣女子，做得家务，能够吃苦，就可以。”

刘表：“看你这点出息！你还真打算到隆中种一辈子地？”

孔明：“那看天意。”

刘表：“看啥？看天意？你不如顺我的人意：如果拿我当个伯父呢，你就给我把这门亲事定了。那么，你在我荆州八郡做事，文官、武职，任你选择。这样也用不着做上门女婿啦。若硬要一意孤行，你爱咋咋地！”刘表快步出书房门。

孔明愣在书房里。刘琦前来安慰孔明，一道出州牧府。

刘表后妻小蔡夫人房间。刘表坐在那儿余怒未消，小蔡夫人从婢女手中接过茶亲手奉茶道：

“大人犯不着为那琅邪小子生气。”

刘表：“若不是想到诸葛玄临终嘱咐，要我照顾管教这小子。我才懒得管他。”

小蔡夫人：“孔明这小子人小鬼大，拜庞德公那老倔巴头为师，就象鹅卵石掉进茅坑里，又硬又臭。”

刘表：“这叫着跟好人，学好人，跟着和尚晒庙门。那庞德公仗着自己那点德才学识，本州牧亲自上门候请他出山，他却拉架子摆谱！真不识抬举！”

小蔡夫人：“可不是。庞家就根本没把你这州牧放在眼里。德公的侄子庞统，外号凤雏的那个丑小子，也是不肯为荆州出力，而到了东吴，宁可在那周瑜手下做事。”

刘表：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想尽量把诸葛孔明争取过来，为荆州所用。”

小蔡夫人：“可问题是，这诸葛孔明更不知天高地厚，我听人讲，前不久他对几个同学说：你们将来都可做刺史、郡守。”

刘表：“那他呢？”

小蔡夫人：“他同学们问他，你呢？孔明那小子就在那儿傻笑，不说话。”

刘表：“哦，他的心还深得狠啰！”

小蔡夫人：“所以，你莫小看了这小子，据说还是什么卧龙呢。”

刘表：“卧龙？哼，他在荆州，本州牧用他，他是一条龙。不用他，等于一条虫！”

小蔡夫人：“所以，大人犯不着为一条虫生气。”

刘表：“夫人言之有理！”

小蔡夫人帮刘表宽衣，准备就寝。蔡夫人道：“我明天欲往黄家湾一趟，一来看看我那妹子，二来为襄阳郡守王镇的公子保个媒。”

刘表：“是阿承那假小子阿丑么？”

小蔡夫人：“正是。那王郡守看阿承和你是连襟关系，几次托人找我撮合，想攀一个亲连亲。”

刘表：“唉，现在世道变乱，人心不古，少男少女没有了自古的规矩，就怕好心当成驴肝肺！”

小蔡夫人：“虽说我那姐夫黄承彦没大没小不讲规矩，但我那姐姐从小就听我的。”

刘表：“但愿如此……”放下丝帐。

小蔡夫人：“大人昨夜已经努力……现年事已高，还是省着点吧……”

刘表喘息道：“夫人娇媚，总让刘表雄姿勃发……曹操那话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……”

雕床晃动，丝帐颤抖……

七、阴差阳错

黄家湾的早晨。远近鸡鸣狗吠，炊烟袅袅。

襄阳至黄家湾的马路。刘表后妻小蔡夫人坐着马车春

风满面地往黄家湾来，赶马车的是一名老军士，前后有两名甲士骑马护卫。

马车拐向黄家湾土路。零星村落挑红李白，杨柳依依。农家大人小孩到土路边看官家马车。

几个村童追着马车唱童谣：

“襄阳好，来刘表，皇亲国戚不得了！刘荆州，不服老，讨一个蔡小姐夜夜泡！”

马车后面的骑兵挥马鞭吓唬村童。村童们捡起土疙瘩投向骑兵。一个土疙瘩砸在马车顶上，小蔡夫人一惊。

那童谣唱得更响了。小蔡夫人和婢女在马车里一颠一颠的咯吱笑。

黄家庄园门口。

黄承彦和蔡夫人、月英、春桃及婢女等出门恭迎小蔡夫人一行。

小蔡夫人在婢女扶持下下马车。月英跑上前去抱了小蔡夫人亲热地喊：“姨妈，你想我了吗？”

小蔡夫人道：“你想姨妈了吗？”

黄承彦说：“连我都想得不得了，就别说阿丑了！”

人们笑。

小蔡夫人笑道：“我呸！谁要你想了，没正经的。真是得了便宜买乖！”

蔡夫人笑道：“妹妹，你姐夫得了你什么便宜？”

人们又笑。小蔡夫人道：“嗨，姐姐也跟他学了不正经。你瞧他，比我们家老爷小了快一半了，可是把姐姐骗到手。还要我喊他个姐夫，这还不捡便宜？”

黄承彦：“这老天不公啊，阴差阳错嘛。妹妹子你说是不是？”小蔡夫人：“我呸呸呸！”

人们轰笑。

黄家湾门人、雇工接过车马招呼随行军士们到隔壁房屋用茶。黄家湾主人、春桃和婢女迎接小蔡夫人及随行婢女到堂厅就坐，喝茶。

月英依偎在姨妈小蔡夫人身边，手伸到小蔡夫人头上去，小蔡夫人说：“鬼丫头想干啥？”

月英：“我跟姨妈编几个小辫子，保证让姨妈变成姨姐！”

两个蔡夫人的巴掌同时落在月英的屁股上。一屋人大笑。

小蔡夫人问：“阿丑，擦的啥胭脂，脸蛋这么红？”

蔡夫人：“她瞅你不注意就溜出去疯，太阳晒的！”

小蔡夫人道：“黄家湾水土风光养人啦，把一个野丫头，出落成一个美人坯子！”

黄承彦：“黄头黑面，丑死啦！嫁不出去的鬼丫头哩！”

月英向爹做鬼脸、伸舌头。

小蔡夫人抱了黄月英说：“谁说我们阿丑没人要啦。阿丑的婆家包在姨妈身上！行不行？阿丑。”

月英：“行啊，找一个傻女婿赶紧嫁出去，省得当爹当妈的嫌弃！”

蔡夫人：“你差不差？”

小蔡夫人：“那说好了不许悔！”

月英伸出小指头勾了姨妈的小手指说：“拉勾上吊，一百年不变！”

蔡夫人：“早点嫁出去早省我的心！”

月英：“你说的象真的！”又朝妈做鬼脸，伸舌头。

小蔡夫人：“提起婚事来，说正经的，阿承，听说你和那诸葛孔明的关系不错？”

黄承彦：“还可以。”

月英心中惊喜，手绞衣袂，脸更红了。

小蔡夫人：“啥叫还可以？是师生还是朋友？”

黄承彦：“说师生，那是人家孔明谦虚，要说德才学识，真说不准谁是老师了。”

小蔡夫人：“诸葛孔明的婚事，我们家老爷正在过问，劳烦你也帮忙操心。”

蔡夫人：“妹妹今天来，莫非是想将小女与那诸葛孔明……”

月英羞道：“不听不听，不理你们了！”捂着脸跑到房里去了。春桃小声问月英，月英羞涩地笑着，小声对春桃耳语，主仆二人相拥而笑。

小蔡夫人：“姐姐误会了。那诸葛孔明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你看，他和许老爷的二小姐这门亲事……他更看不上我们阿丑……”

蔡夫人：“我还看不得上他呢！”

月英和春桃在闺房凑近门帘听，如雷轰顶，似箭穿心，一阵晕眩，被春桃扶到床上去。月英用被子捂头痛哭，没听下文。

小蔡夫人：“姐夫，你得抽空到隆中去一趟，好好地劝劝诸葛孔明，做人要知道天高地厚！”

黄承彦：“我与诸葛孔明虽然是相识相知，但非亲非故，劝他恐怕未必能听。”

小蔡夫人：“诸葛孔明如果明世理，答应许家这门亲事，这就叫一门亲连着多家亲，对大家都是好事情。要是硬别着，拒了许家的亲，拨了我家州牧老爷的面子，他在荆州如何做人？”

黄承彦：“那我就勉为其难吧。不过诸葛孔明听与不听，那是他的事。”

小蔡夫人：“再说正事吧。襄阳郡守长子王茂林身长八尺，一表人材，算得上襄阳才俊。我们老爷有心让他子传父位，做郡守。”

蔡夫人：“多谢姨妈操心，就耽心我们阿丑配不上人家。他爹你说呢？”

黄承彦：“王家郡守，我乃布衣，门户不当。王郎精明，

阿丑无知,天差地别!”

小蔡夫人:“此言差矣。姐夫乃侯门世孙,只是沉浸田园山水,不愿为官而已。阿丑乖巧可爱,与王郎正是郎才女貌。”

蔡夫人:“阿承,姨妈所提这门亲事我认为不错,阿丑也不小了……”

黄承彦:“那你们先跟阿丑商量吧。这个,那子,我……”起身便溜,骑驴出门。

小蔡夫人:“儿女婚事,父母作主,哪有这等说法?”

婢女:“禀夫人,饭菜已好,请准备用膳。”

蔡夫人:“请先吃饭吧。”

仆人们端酒菜摆碗筷。

大蔡夫人:“喊老爷和小姐!”

婢女:“老爷已出门。”冲黄月英闺房喊:“小姐。”

黄月英正躺在床上流泪,听见喊声,翻身向里,又用被子捂头,呜呜地哭咽。春桃陪在一边落泪,答道:“小姐突然恶心,不吃啦。”

小蔡夫人:“阿丑你是受凉了?”

蔡夫人:“谁叫她穿那么单!我们先吃,不管她。”

八、德公支招

黄承彦骑驴来到庞公乡庄附近一块菜地。

庞德公正在挥汗锄园。

黄承彦:“德公,还用得着您自己劳作?”

德公:“松筋活骨啊!又想来赐教两盘?”

黄承彦:“阿承有心事,想对德公说说。”

德公提锄来到田头,一边擦汗一边坐下。

黄承彦放驴在田头吃草,和德公坐下。

德公:“啥心事,说来听听。”

黄承彦:“阿丑的姨妈正为阿丑提亲。”

德公:“提谁?”

黄承彦:“襄阳太守王镇之子。”

德公闭眼道:“那好啊。门当户对啊。”

黄承彦:“德公取笑了。您知道,我本布衣,无心官场,不想攀高结贵。”

德公:“那你当初咋娶了人家蔡家大小姐为妻,襄阳蔡家最盛啦。”

黄承彦颇不好意思地说:“那还不是因为蔡家小姐人品出众嘛。当初德公您不也是很赞成的吗?”

德公:“说笑罢了,难道王太守之子人品不好嘛?”

黄承彦:“也不是。那王茂林我见过,倒也一表人才。”

德公:“那还有啥不中意的?”

黄承彦:“问题是,我观察阿丑心中早就有了人。”

庞德公:“谁?”

黄承彦:“诸葛孔明。”

德公一拍大腿:“难怪孔明那小子不同意许家二小姐。怕是他心中早也有了阿丑吧。”

黄承彦:“孔明心中有无阿丑,倒难说了。这小子遇事含而不露,城府深得很。”

德公:“你打算咋办呢?”

黄承彦:“我烦球得狠!拿不定主意。”

德公:“那我问你,你想让孔明当你女婿吗?”

黄承彦:“不瞒您说,三年前,他一来荆州,我就看上他了。不然,我那隆中风水宝地,如何肯随便转让他!”

德公:“那还不赶快找人向他提亲?你不怕这卧龙女婿被人抢跑了?”

黄承彦:“问题是,现在能请谁去提亲呢?”

德公:“这是个问题,孔明和许家的亲事,这刘荆州亲自干预,我看荆州谁也不敢再为孔明提亲了。”

黄承彦:“我看德公您是最合适不过的媒人了。一、您是孔明拜的老师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,一言九鼎。二、荆州牧对您也很敬重,几次上门候请您出山。您如果为孔明的婚事保媒,荆州牧不便再说什么。”

庞德公:“此言差矣。一、孔明这小子他心中咋想,我们谁也搞不清楚。二、刘表上门请我做官,我拨了他面子。如果再为孔明婚事横插一杠子,又得罪刘表,那对谁都不好!”

黄承彦:“那如何是好?”

庞德公:“那得你自己亲自去问!你与孔明情同手足,打个哈哈问问,这又有何难?”

黄承彦:“那不成了岳父选女婿了?”

庞德公:“客气,这叫做抢女婿!”

黄承彦:“哈哈哈哈哈,对,卧龙快婿,该抢则抢。”

庞德公:“这就对了!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黄承彦:“看来我不虚此行,德公说话,总是点石成金,在下告辞,抢女婿去了!哦——该死的驴!”

那驴正在德公菜园里偷吃德公的嫩瓜秧。

庞德公:“阿承,你得赔我瓜秧啊!”抓住黄承彦的驴绳不放。

黄承彦:“夏季,我赔您一车瓜来,如何。”

庞德公:“阿承,你与阿丑都看中孔明,本是好事,可这件好事要办好不容易呀。”

黄承彦:“这话又咋说?”

庞德公:“第一,你要说服你家夫人,不然阿丑就难受了。第二,你还得说服阿丑的姨爹姨妈,不然孔明就难受了。”

黄承彦:“阿承记住了。不过,说服夫人倒也不难,问题

是我那一担挑的州牧大人,他可不一定听我的呀。哎——!”

庞德公:“有一个人足智多谋,且有份量,你约上他,兴许有办法。”

黄承彦:“您说的这人是谁?”

庞德公:“将军蒯越呀。”

黄承彦:“对!蒯越将军是诸葛大姐的老公公嘛。”

庞德公:“记住,千万不要把好事办得亲戚之间你的鼻子,我的眼睛,要把好事办好。”

黄承彦告辞上驴:“多谢德公!”

庞德公在菜园心疼地拉起驴儿吃残的嫩瓜秧:“唉,我的瓜秧子哟!”

九、择婿定情

黄承彦回到庄园。

蔡夫人正在房中哭泣。

黄承彦进房:“夫人如何心中不爽?”

蔡夫人:“老爷干脆把我休了吧!”

黄承彦:“夫人何出此言!”

蔡夫人嚯地站起:“老爷真是好才学、好品行!今日我妹妹亲自上门提亲,话说半头,你借故出门,我妹妹扫兴而归,阿丑躺在床上连送都不送。你们叫我这脸往哪放?”

黄承彦笑道:“这事我不管,主要看阿丑的意思。”

蔡夫人:“婚姻问题,父母之命,哪能依了孩子的?”

黄承彦:“那当初岳父想将夫人许给刘荆州,夫人怎么坚持要嫁给我阿承呢?”

蔡夫人:“我呸,你真是得了便宜卖乖!想有今日,我当初真该答应嫁给刘表!”

黄承彦:“哈哈,现在还来得及,赶明日我和刘荆州商量一下,对换一下夫人好了。”

蔡夫人:“呸呸呸!你越说越不象话了!”

黄承彦走近夫人搂住夫人肩说:“夫人不要生气,我哪里舍得将美丽贤惠的蔡大小姐赶走哦。”

蔡夫人:“去去,滚远点,少在这儿讨好卖乖!我问你,阿丑的亲事该咋办?”

黄承彦:“夫人啦,我看阿丑这性子是随了夫人了,倔得狠,她既然此时躲在房里连饭都不吃了,说明她不愿意当王太守的儿媳妇。”

蔡夫人:“我看这小丫头片子的魂,八成是被那隆中的诸葛孔明勾走了!”

黄承彦:“夫人是看不中诸葛孔明的人才?”

蔡夫人:“我说不好。这后生人高马大,有模有样的,但

看起来象个闷葫芦,不晓得一天到晚想些啥事。”

黄承彦:“人家想得是,将来出将入相,扭转乾坤呢。”

蔡夫人:“那就可怕了,他心这么深,我们阿丑没心没肺的,他把阿丑卖了,阿丑还帮他数钱!”

黄承彦:“你说那诸葛孔明为什么不答应许家那门亲事?”

蔡夫人:“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!”

黄承彦:“此言差矣,因为诸葛孔明重情重义,早看上我们家阿丑!”

蔡夫人:“坏了!这不成了歪锅要架在瘪灶上么?”

黄承彦:“我看这一对是一个锅要补,一个要补锅!”

蔡夫人:“果真这样,令人担忧,诸葛孔明推了许家的亲,得罪了我妹夫,他在荆州还如何混人?阿丑要是跟了他,那还不一辈子吃苦受委屈。”

黄承彦:“天下十三州,难道只有荆州可以出人头地?诸葛孔明志向远大,终会成为人中之龙。”

蔡夫人:“这以后的事,谁也说不准,但现在阿丑嫁给那诸葛孔明,不过就一农妇。”

黄承彦:“常言道: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再说了,男女之事,只要情投意合,无论为官为民,能够相敬如宾,白头偕老,就是前世修来的福份。”

蔡夫人:“我说不过你,这丫头的事,我懒得管了。老爷坚持如此,老爷就负责阿丑的一生祸福了,我们就这一个女儿啊……”抹泪。

阿承拥抱着夫人道:“夫人啦,阿丑是你身上掉下的肉,也是我的心头肉啊。这终身大事,阿承岂敢不慎重啊,夫人放心,我不会看错人的。”

蔡夫人:“但愿如此,也只能如此了。我们阿丑,看来只有这种苦命了。”又抹泪。

阿承:“没有苦,哪来的甜呢?”

黄月英闺房。暮色渐暗。

黄月英病体秧秧,靠在被卷上手拿《诗经》。眼睛却看着帐内所绣的天象图。在他的幻觉中,星光下的隆中山,孔明穿着雪白的长衣,仰望星空,正在吟啸:“哦喝喝——哟哟哟——”

隆中观星台,夜空星明月朗。

孔明一身白衣,望东方明月吟啸之后,唱起故乡的民歌——慷慨悲怆的《梁父吟》(改原辞“步出齐门外”为)

流落千里外 歌中画面叠映

久违乡音亲 星月下山色如梦,遥望汉水似银。

父母故土远 想起沂河岸边,父母坟头春草碑文。

游子梁父吟 诸葛玄和诸葛瑾夫妇、诸葛贤、诸葛惠

北国多战乱 (十七岁、十五岁)诸葛亮、诸葛均

累累苦黎民 (十三岁、十一岁)泣拜于诸葛珪和章氏

安帮有乐毅 坟前……车出阳都……兵荒马乱,黎民

治国比管仲 流离，荒郊尸边，幼女跪路，头扎草标：
隆中耕天下 “卖身葬娘”……风狂雨猛，
侍等卧龙腾 车陷泥泞，诸葛玄下车拽马，
隆中耕天下 孔明兄弟伏下身子推车扛轮……
侍等卧龙腾 乐山琴弦突断，龙潭鲤鱼高跳……

在最后两句歌词重复中，黄月英闺房中，春桃抚琴为孔明伴奏。月英坐在床上，抱病为心上人编制一把洁白的鹅毛扇，床头柜上一碗鸡蛋面条，一筷子未动。月英额头冒虚汗，编扇时心事重重。随着隆中孔明琴弦一断，春桃手中琴弦也断。月英捂了胸口倒下，鹅毛扇飘落在床前踏板上。春桃喊一声：“小姐”，主仆二人相拥而泣。春桃安慰小姐睡下，捡起鹅毛扇，轻手轻脚开了房门、大门，出黄家庄寨门，奔隆中去。

星月下的隆中草庐窗灯明亮。水牯牛在草庐边牛棚反刍。

诸葛均与牛娃在草庐堂屋下象棋。

有人踢门，二人一惊，牛娃连忙过去开门。

门口春桃柳眉倒竖，一脸的汗，头发有点散乱，气呼呼的。

诸葛均连忙起身招呼：“是春桃姐！快请进。”

春桃：“你家卧龙先生呢？”

诸葛均：“在观星台，快回来了吧。春桃姐请进来坐，牛娃泡茶！我帮你去叫。”

春桃：“不必了，我就在草庐外恭候他！”

诸葛均：“春桃姐，先进来喝口茶消消气，家兄咋得罪春桃姐了？”

春桃：“没你的事，一边去！”

诸葛均：“前不久闹选美案，多亏春桃姐化解！”

春桃：“活该让你们这些无情无义之人，把那牢底坐穿。”

诸葛均：“姐姐这话，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请进来说明白。”

春桃：“我跟你说不清白！”

诸葛均摇摇头进草庐，把大门开条缝让灯光射一束出来。

春桃在草庐院内走来走去，从胸前衣服里拿出鹅毛扇，想撕破，又一想，再放回衣服里。孔明夹着琴回草庐来，抬头见春桃在庐门阶沿上候着他。

春桃：“哼！”

孔明：“哦！春桃？咋不屋里坐？请。”

春桃：“你装得跟没事一样！”

孔明：“啥事？”

春桃：“你不能掐会算吗，还不知啥事？装！”

孔明：“嗨，圣人也只能推算世事，但难测人心啦？姑娘你有什么心事，有什么委屈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！”

春桃：“我问你，你跟许大老爷家二小姐许雪，到底是咋回事？”

孔明：“那是我个人的事，与姑娘无关。”欲进草庐。

春桃档住去路：“不说清楚，休想溜走！”

孔明：“嘿？姑娘上次为我兄弟化解冤情，怪通情达理，今儿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！”

春桃：“这道理你得跟我家小姐讲清楚！”

孔明四顾：“月英在哪儿？月英来了？”

春桃：“你想得美！你怕是再也见不到我家小姐了！”

孔明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春桃：“我家小姐已由州牧夫人保媒，已经许给襄阳郡守王镇之子王茂林，可能不久就要出嫁！”

孔明一惊，目瞪口呆，腋下夹着的柳琴叭地掉在地上，又断了两根弦。

春桃见孔明楞在那儿，手在他眼前晃晃，拽不动他，推不动他，知道他这是真吓傻了，连忙说：“不过小姐正在犹豫，暂时没有表态！”

孔明这才缓过神来：“月英怎么想的？”

春桃：“你先说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你和许雪小姐婚事，定下来了没有？”

孔明：“亲事我都没许，那婚事又从何说起！”

春桃：“人家那么好的千金大小姐，才貌双全，你为何不许？”

孔明：“我现在只考虑种田读书，暂不考虑亲事。”

春桃：“哦，你谁都不考虑，就和你弟弟成亲，急了，再公开告示选美？”

孔明笑了：“这不冤枉吗？要说亲事，那得看缘分，看天意不是？”

春桃指目：“看天意？那天上有个月亮，月亮上有个月娥，你卧龙腾飞上去，把嫦娥娶了！”

孔明：“姑娘取笑我不是？”

春桃：“岂敢岂敢。先生娶了嫦娥，也省得我家小犯傻，把一厢痴情，白送给无情无义之人！”

孔明：“月英小姐咋啦？”

春桃拿出鹅毛扇来，泪涌如泉，“可怜我家小姐，几天水米不进，还为那狠心的郎君，做这无用的扇子！”要撕要拽那扇子。

孔明一把夺过扇来，这鹅毛扇象牙做柄，银钱相连，中间嵌一面小镜，照见那天上明月。扇坠儿上银钱串珠，春桃赌气一拽，那珠儿们和着泪珠一齐滴落，她哭着跑出草庐院落，跑向夜间山道……

诸葛均与牛娃在门缝偷看，见孔明回屋，赶忙回座位下棋。

孔明推门进屋：“心都不在棋上，还不洗脚了去睡！”

诸葛均与牛娃赶紧收棋离开堂屋。



插图：黄河清

孔明将琴放在案上，举起鹅毛扇轻轻扇扇，抚摸着扇子，用那扇镜照见脸上表情，哭笑不得。

隆中山道上，黄承彦左手提灯笼，右手握缰绳，骑驴到草庐来。春桃远远见老爷的毛驴与灯笼，躲在一棵花树后面，等老爷骑驴走过，敏捷地从树后闪出，跑下山去。

孔明听见门外驴叫，开门见黄承彦夜访，赶紧藏扇在身后，“阿承叔，请。”

黄承彦进屋，与孔明相对几案席地而坐。孔明摆杯倒茶，“阿承叔这么晚来，有何指教？”

黄承彦看那断弦琴，“这么晚还有雅兴，吟啸弹唱梁父吟。”

孔明：“心中郁闷，解闷而已。”

黄承彦：“你刚才是在观星台吟啸弹唱吧。”

孔明：“是，请指教。”

黄承彦：“你在研究星占术吗？”

孔明：“我在思考天地人世一些道理。”

黄承彦：“你认为天地是怎么形成的？”

孔明：“宇宙混沌之初，阴阳相克相生，由聚合到裂变，无极而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天包含了万物的运动与变化，地只是宇宙一粒尘埃。”

黄承彦：“是这样。正如老子所说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三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

孔明：“正是，《周易》象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

黄承彦：“你对人生命运怎么看？”

孔明：“生死为命，成败为运。在有限的生命中作最大的努力，叫把握命运。如果只认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那么，机会和运气到了面前，也抓不住。”

黄承彦：“你对男女姻缘事怎生看？”

孔明：“在远古时代，男欢女爱天作之合。诗经描绘：‘关关雎鸠，在河之州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’进入封建时代，人心不古，男女姻缘由不得男女自主，要凭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这是姻缘的可悲。”

黄承彦：“那你到底想选择什么样的女子为妻呢？”

孔明：“一不要官家千金，二不要市井俗女，能同生死共患难才行。但是，可遇而不可求。”

黄承彦笑道：“你少卖关子了！我那个丑女儿阿丑，虽然长得黄头黑面，但聪明才智和你相配！”

孔明下拜道：“承蒙岳丈错爱，孔明正求之不得！”

黄承彦哈哈大笑：“快快请起！你小子一到襄阳。本岳丈就看中你了。这隆中的山水陇亩，若不是你要，谁也别想从我手上买走。因为它就是阿丑的嫁妆！”

十、过关迎亲

孔明到大姐家报告：“愚弟打算娶黄承彦女儿阿丑为妻。”大姐说：“这事有些唐突，我拿不准。咱去听听你二姐意见吧。”和孔明一同乘车去商量二姐。

姐弟二人来到庞公乡庄，二姐反对孔明娶黄月英。理由是“黄月英随她爹的性子，大大咧咧，什么都满不在乎，一个大家闺秀，不爱梳妆打扮，经常接近木匠、农夫、鸭工、渔夫那些粗汉们……”二姐的婆婆也在边附和：“对呀”，“是的哟。”

孔明笑着说：“我就是一个粗汉，也就配娶这丑媳妇。”

二位姐姐要庞德公劝戒孔明，庞德公却说，“阿丑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一、知书达理，聪明贤惠。二、自然天性，对人实诚。三、心地善良，可伴终身。卧龙到底是卧龙，这媳妇选对了！”

庞德公一言九鼎，二位姐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黄承彦春风得意，骑着毛驴来到蒯越将军府，请蒯越届时赴宴。

蒯越建议黄承彦“应去请刘荆州夫妇”，黄承彦说：“孔明不给他面子，我又横插了一杠子，去了恐怕热脸贴个冷屁股。”

蒯越说：“要让孔明在荆州做人，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。我陪你一起去。”

到了刘表府上，刘表夫妇看在蒯越将军面上，让二人进了府，但只给蒯越上茶，对黄承彦表示冷淡，连茶都不上。

黄承彦生性开朗，嚷嚷着“我好渴呀，军士，给我去打一瓢井水喝。”小蔡夫人令士兵“把井填了！”黄承彦哈哈大笑说，“夫人休要生气！夫人为这点事都要填井，若跟了阿承，那还不天天跳井？”

黄承彦在刘府这么一闹，刘表夫妇也哭笑不得。黄承彦下帖子说“请州牧夫妇届时喝喜酒”，二人扭头不理。

蒯越说“州牧心胸宽阔，不应该太在意阿承了。”

刘表说：“那去了白吃，啥礼都不送！”

黄承彦说：“只要州牧面子上过得去，我阿承倒过来赶情都可以。”

刘表笑道：“我真拿你没办法！”

蒯越建议：“不如就将许雪许配给襄阳太守王老爷的公子，这样各得其所，彼此无怨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

小蔡夫人：“唉，这倒两全其美？”

刘表颌首以示同意。

襄阳至黄家湾、黄家湾至隆中的马路上，车水马龙。

[旁白]诸葛亮娶黄承彦女儿黄月英，当时是轰动襄阳城乡的一件盛事。

官车内坐着老年的刘表与年轻的后妻小蔡夫人，荆州从事宋忠骑马，带骑兵护卫跟进。

官车内坐着蔡瑁与夫人，有兵士护卫跟进。

官车内坐着蒯越将军与夫人，官车后诸葛亮大姐坐在马车内。有兵士护卫跟进。

庞德公骑驴、德公夫人坐轿，后面有庞山民与诸葛亮孔明二姐坐在马车内。

连绵不断的车、马、轿、人流，如欢乐的流水，流向黄家湾，流向隆中。

[旁白]这四大家族，与当时襄阳的马家、习家、向家、扬家等名门望族，亲戚连着亲戚。这些名门望族，又与当时襄阳至宜城的寇盖里，北方避乱荆州的数百户官僚士族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这种庞大的上流社会关系网，决定着当时荆州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动向。

官家与富家车、马、轿上的男女人物，络绎不绝地到黄家庄园门口停车、下马、落轿。

黄承彦与蔡夫人在张灯结彩的庄园门口迎宾。宾客们谈笑着，纷纷向黄承彦与蔡夫人表示祝贺。黄承彦与蔡夫人，躬迎刘表夫妇、蔡瑁夫妇等人进屋。

宋忠递上礼单，笑着高叫道：“阿承！你这回算是创造了历史啊！”

黄承彦笑道：“从事大人此话怎讲？”

宋忠：“先生不请媒人，亲口向女婿提亲！请问，大汉四百年历史，哪有这样的规矩？啊哈？”

黄承彦：“哈哈哈哈哈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”

蔡瑁笑道：“我说大姐夫！你这不是来不及，而是要抢女婿！”

宋忠笑道：“对！军师说得对！古人挑乘龙快婿，阿承抢卧龙女婿！”

众人哄笑。

[旁白]据晋代史家习凿齿《襄阳记》记载：（同时出字幕：）黄承彦者，高爽开朗，为河南名士，谓诸葛亮孔明曰：“身有丑女，黄头黑面，而才堪相配。”孔明许，即载送之，时人以为笑乐。乡里为之谚曰：“莫作孔明择妇，正得阿承丑女！”

黄家湾乡下的孩子们一齐拍手高唱婚谚歌：

“莫作孔明择妇，正得阿承丑女！”

“莫作孔明择妇，正得阿承丑女！”

……

吹鼓打击乐队前，身着汉代新郎官服，胸佩红绸大花的孔明坐在鲜花扎彩的牛拉轿车前挥鞭赶两头黄牛，诸葛均在左，徐庶在右坐在孔明身边做男傧相。牛娃在车轿后坐着，从一个扎花篮子里抓出小红包和纸包的糖块儿，撒向孩子们。孩子们哄笑着抢了，再追着车轿拍手蹦跳高唱婚谚歌。

牛车轿驾到黄家庄寨门前，只见各色旌旗飘扬，密密麻麻的棋杆摆起了八卦阵。

孔明停车，将鞭子插在牛车前，从胸襟里掏出鹅毛扇，领徐庶、弟弟、牛娃和吹鼓打击乐队闯八卦阵。

锣鼓吹天，吹奏紧张。孔明挥扇指挥闯阵。阵中风沙四起，到外是旗杆、旗帜，不辨来路出路。

孔明从象牙柄中抽出一卷绢绘破阵图，鹅扇再挥，风沙俱停，转出阵来，黄家庄护庄武丁们分八组，着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兰、紫、白的八色短衣，抽了旗杆收阵，举旗两边列队护送牛车车轿。

迎亲队伍涌向黄家庄园。

庄园大门两边，高亲近邻围得水泄不通在看热闹。

庄园大门前，一片手刃倒插整齐，是为刀山。门口劈柴架起升火，是为火海。

孔明挥扇指挥诸葛均、徐庶打开牛车前机关喷水，喷湿刀从“地面”，浇灭劈柴火焰。再挥扇指挥着青白二色短衣武丁揭起安装刀丛的毡毯，反过来盖住燃烧的劈柴，然后和徐庶、诸葛均一跃而起，过了“刀山”、“火海”，进到堂屋。

来到黄月英闺房前，有两个木人挥拳把门，咔嚓有声。孔明不知所措，徐庶从木人肢体缝中探看究竟，发现这木人机关连在闺房内，黄月英早换嫁妆，头搭盖头，丫环春桃也换了绣装，作为伴娘，主仆二人一人操一木人机关。徐庶向孔明、诸葛均耳语。孔明将扇子往脖子后一插，和弟弟一人抓住木人两只胳膊反转。黄月英、春桃操机关的手被别掉，疼得直甩，房门开了。

“爹说黄头黑面，阿丑出来见见！”

“爹说黄头黑面，阿丑出来见见！”

——村童们在庄园门口又拍手高唱婚谚歌。

孔明背了黄月英上牛车车轿，诸葛均扶春桃上车。

黄月英在金碧辉煌的彩车内，身着汉代新娘盛装，头搭红盖头，和身着绸缎新装的春桃相拥而笑。有小棍子挑开车帘，探进两个孩子调皮的脸。春桃赶紧起身，掀开车帘，将小红包与糖块包撒向孩子们。孩子们哄笑着抢了，再追着吹打声中向寨门行进的牛车车轿队伍拍手高唱：

“莫作孔明择妇，正得阿承丑女”

……

迎亲队伍涌向隆中。

隆中夏天，荷塘内，荷花盛开，塘水清澈，游鱼穿梭。迎亲队伍鼓乐声近，红鲤乱窜，水面荡起涟漪。迎亲鼓乐，车马后是长长的抬嫁妆队伍和涌进来看热闹的山民。

迎亲队伍走过小虹桥，上山道。

诸葛草庐院门。柏枝扎彩，门柱喜联：

躬耕苦读喜结连理

夫唱妇随偕老白头

草庐下六角井前的禾场里停满了车、轿、马，人头攒动中，可见蒯越与夫人，孔明大姐、庞德公夫妇、孔明二姐、二姐夫。孔明的先生司马德超、颖容，孔明的同学徐元直、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刘琦等纷纷涌向草庐院落。

草堂内，张灯结彩。亲朋好友满座。

司马德超主持婚礼。他高诵道：

“一拜天地——！”

新人拜天地。

“二拜高堂——！”

新人面对供案上三块牌位：显考泰山郡丞诸葛珪之灵位、显妣诸葛六代媳章氏之灵位、从父豫章太守诸葛玄之灵位跪拜。

室内突然安静下来。孔明眼中含悲，孔明大姐、二姐、弟弟、牛娃等，眼中含泪……亲朋好友们颇有感慨，不禁唏嘘。

“夫妻对拜——！”

……

隆中山上新月半轮，天深星远。

草庐内外，灯火通明。

院内屋里，处处酒宴，一片欢腾。

有歌轻声道：

天上啊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团团圆圆能有多少天？

天下啊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恩恩爱爱能有多少年？

月儿西斜，院内人空灯熄。

洞房内，黄月英顶盖头坐在床上。

一对红烛烛泪半身。孔明一手牵着黄月英的手，一手掀开盖头——露出黄月英略施脂粉的娇美笑脸。

孔明掀黄月英鼻子，黄月英举手打孔明，孔明捉住她手，往怀里一拉。

新人激动地相拥。

黄月英：“喂，这样抱着不舒服啊！”孔明松身道：“我没经验。请娘子示范！”黄月英：“是这样的！”伸手箍孔明脖子，抓住了孔明双耳：“这就是经验！”头低头地看孔明的眼。

孔明吻黄月英眉、眼。黄月英手软软地搭上孔明的肩，长长的睫毛扑闪，闭眼，娇喘。孔明吻黄月英红唇。黄月英：“我咬死你！”将孔明压在身下……

新人深吻。帐勾滑落……

古隆中拂晓。

草庐炊烟。

伙房，锅里在烧水，春桃添柴进灶。黄月英农妇打扮，挽袖擀面。

草庐院内，诸葛均晨读，孔明抚琴揉弦，牛娃骑牛在背，横吹竹笛下山……（古曲《梁文吟》在回荡）

片尾、魄力永存

现代襄樊与隆中的多角镜头中

话外音：诸葛孔明与黄月英结为人生伴侣，在美丽的古隆中，夫妻恩爱，男耕女织，整整度过了十年岁月。一直到建安十二年，公元二〇零七年，刘备三顾草庐，孔明答出了三分天下的《隆中对》，并从此出山，辅佐刘备父子，鞠躬尽瘁，开创了三足鼎立的蜀汉政权，留下了“开诚布公”、“科教严明”的事迹和“八阵图”、木牛流马、诸葛连弩等传奇，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怀念的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！

片尾歌：

隆中春秋

一

淡泊的天 淡泊的云

淡泊明志少年心 少年心

怀念隆中的燕子 和春风最亲

看见躬耕的少年 是诸葛孔明

八哥儿留恋在水牛背上

男儿的追求是苍生命运

俊杰要耕翻人间不平

耕翻那人间不平

唱一曲故乡古老的歌谣

慷慨悲怆梁父吟 梁父吟

二

宁静的月 宁静的心

宁静致远青春情 青春情

回忆草庐的灯光 离秋月最近

看见苦读的青年 是诸葛孔明

杜鹃喋血在青史之上

青春的寄托是叱咤风云

卧龙要读通电闪雷鸣

读通那电闪雷鸣

创三分天下再谋求发展

鞠躬尽瘁献忠诚 献忠诚